

心有故乡的人

魏振强

春节近了，有人已经返乡，有人正在路上；没有返乡的人，心比车轮滚得更急。人潮和日子一同涌动，一颗颗心和日子一同涌动，“故乡”这个词让腊月的每一个日子格外漫长。

没有哪个节日像春节这样盛大而华丽，没有哪个地方像故乡这样神圣而亲切。

于游子而言，故乡是血脉相连的地方，那里有先人的墓碑，有熟悉的乡音，有亲密的童年伙伴，有曾喂养自己肠胃的河水和稻米。即使“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”，缠绕心头的总是故乡绵长的影子。

心头有故乡的人，会多一份柔情，多一份幸福。那些淡忘故乡，甚至背叛故乡的人，注定是心无所依，魂无所泊。

心有故乡，不只是铭记那片土那些人，还要不忘那片心。“心”是祖先的遗训，是先圣们在千年前的殷殷叮咛，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自己的一份尊严。这样的人，才会有真正的“故乡”，才会无愧于“故乡”。

故
乡

摄影：储永志

版式：伟东

故乡：湖南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出版作品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获第五届“中华铁人文学奖”，获2023年《作品》杂志“十佳评刊员”金奖。



故乡远，思念长

胡蛙蛙

我的籍贯是湖南桂东。生在新疆长在新疆，籍贯更多意味着来路。父亲去世后，自己就成了没有故乡的人。

我对于故乡的印象，清晰又模糊。

印象里陪父亲回老家总共两次。第一次是在我六岁那年，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，大妹不到五岁，小妹只有一岁。一起返乡。

父亲离开家乡时只有十八岁。倘使一个人能够预知未来，知道从此将远离故乡，还会有勇气离开。

那个年代只能买到硬座，注定了返乡的艰难。

那一次我体会到了什么是遥远。

在交通困阻的年代，出远门很是艰难。坐汽车，上火车，下火车，再换汽车，太难了。从县城再到村里是坐摩的？记不清了，几天行了几千公里，故乡太远了。

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人拥着人，脚跟着脚，我们姐妹仨年纪尚幼，上车下车，全靠父亲母亲携着，拖着。年幼的我们多是新奇，新鲜，兴奋。哪里会想到父母的辛劳。

那次返乡，故乡事物已随着时间渐渐忘却，只有我们睡在火车过道中间，在“地铺”上打滚的情形，刻在记忆深处。年少的我们可以在地上躺着，滚着，欢乐着，没心没肺地笑，在父母却是难言的窘迫。他们是一路站着，还是坐着回到故乡的，替我们挡了多少麻烦，最后如何连拖带抱平安到达的，已经不记得了，如今也无从问了。

那是父亲成婚后，第一次回老家。尤其是父亲，自己也成了父亲。

久别重逢让一切苦难、颠簸，都化为穿过老屋的阵阵笑声。

从前落在信纸上的祖父祖母，叔叔、姑姑、堂姐妹、兄弟，都成了眼前陌生而又亲切的面孔。那一次团圆，是家里人最齐全的一次，突然有了这么多亲戚，我有些不适应，但很快我们姐妹仨，就被家里人当宝贝一样地担在竹筐里，田间地头地跑。

第一次过这么热闹的年。

杀年猪，白花花的、吹得鼓胀的猪身，那场面强烈刺激着我的视觉，至今不忘。

叔叔们打糍粑，糍粑在石臼里，扬起又落下的木锤，一下一下地落在心上。油炸糍粑黄澄澄，油光光的，香糯可口。小姑娘烧的波菜猪肝汤，念兹在兹，是我迄今喝到过最鲜美的味道。

跟着大人身后走亲戚，切得厚墩墩的肉，一碗碗端上来，笑意盈盈的一张张脸，一家家地吃席。原以为对于故乡没有什么印象了，哪知笔落纸上，这些画面却跳将出来。

多想再过一次这样的年，父亲母亲

在，祖父祖母在。

现今再看那张全家福，年轻的面孔，个个都精神，只是上面好多人都不在了。

最后一次陪父亲回老家是2004年。我们在长沙火车站下车，再到汽车站乘长途车走几个小时的盘山路，才能到达桂东。二叔接上我们，再乘车到祖父家。此行，交通已经非常便捷了，回乡变得轻盈、愉快。

这一次我成为了母亲。

祖母已经离世。祖父老迈的身子，瘦得只剩下骨头。他坐在我们身边，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女及重孙，深陷的眼窝里，汪满笑意。

最后一次我独自回老家，时间是2015年。再一次来看望祖父祖母，再一次走过父亲出生的村庄和田野。我的脚步迟缓，带着经历了人世的沉重和沧桑。

坐在我面前的二叔、大姑、二姑、小姑俱已鬓发斑白。听到二叔的声音，如父亲宛在。眼泪涌上来，心想要是父亲此刻在，该有多开心。

记忆中的村舍、低矮的房屋以及房屋四周的稻田，已经被新修的一栋栋小楼取代——样式统一，白砖灰瓦。二叔家门前的路面修宽，良田被征用。

涇江，从祖父家门前流过，有些浑浊，依然流向远方。

我去的时候，是老家最好的季节，绿阴匝地。没有暑热，没有繁密的雨季。桂花让整个村庄充满浓密的香氛，桂东的地名是这样自然朴素。

走在家乡的小路上，眼前幻觉父亲也紧随我，步履有些蹒跚，却如孩童般兴奋。世事变化太大，离我们前次一起回老家已经过去十一年，父亲离世也已四年。

站在父亲的出生地，又一次打量故乡。祖父祖母的坟前，青藤蔓延，墓碑上字迹模糊，刻着岁月的风尘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是替父亲回来的。秋风在田野上起伏，穿过耳畔的乡音和岁月匆匆的脚步，掠过二叔家房前盛开的花刀豆，掠过开在树枝顶端的木芙蓉，故乡的一花一叶，这般熟悉，像从未离开。

远处罗霄山，依然青翠苍远，凝重辽阔。

记忆里的故乡远了又远，根植在这片土地上的血脉却无法割断。

多少年来，每逢春运大潮袭来，庆幸自己在父母身边，少了奔波和劳乏。如今，我多渴望再与父亲一起奔赴故乡，哪怕依然那么远，那么难，像1979年。

眼下，年关将至，看着身边的人向故乡奔赴，心里多了羡慕和伤感。他们都是有故乡的人啊。父亲不在，故乡就成了远方，只能遥遥相望，一次次在记忆里复苏。